

项诒小说散文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项冶小说散文选
Xiangye Xiaoshuo Sanwen Xuan

项冶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字数: 16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¹/₈ 插页: 2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

责任编辑: 亮亮

封面设计: 顾延春

ISBN 7-5313-0620-4/I·585 定价: 3.80元

项洽小说散文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

序

金 河

近年写了几篇叫做序言的文字，还都是为省内外的年轻作家和般上般下的同代人写的。项冶同志时年六十有二，他接触文学的时候，我还没有出世。论年资论文学，他都是我的前代人。为前代人的作品写序，文坛虽有，但却不多。

按照惯例，写序言总要知人论世、知人论文的。项冶同志命我为序，我知道是一种垂青和抬举，却之不恭。但论人论文，考量价值，评鹭得失，不似物理学、化学、数学那样可以用精密仪器、仪表进行铁板钉钉的定量定性分析和推导运算，抑扬褒贬，难免掺入作序人的主体色彩。高有奉迎之嫌，低有不敬之意。这不高不低，无过亦无不及的分寸委实会令人惶然。

再三思之，最后还是一拍胸脯动了笔，此中的驱动力，除了项冶同志的创作成就还有他的学识和品格的魅力。

跟项冶同志初识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党和国家开始医治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的创伤。省文联和省作协在“反右”和“文革”中被发配到穷乡僻壤去的一批工作人虽陆续回到机关，落实政策，摘掉二十二年前扣上去的那顶“禁洗又禁晒，禁抻又禁拽，禁磨又禁戴”的政治帽子。当时，我刚从内蒙古的赤峰调到沈

阳，在《鸭绿江》杂志社当编辑。单身汉的生活给我们提供了经常攒聚在破房陋室里聊天、侃大山的机会，我有幸能时时得瞻项冶同志的丰采，得窥他学识的堂苑，领略他开阔、坦诚的胸襟。

那时，项冶同志已经五十岁了。可是，不知他觅得了什么青春永驻的诀窍，看上去不过四十左右。发梢有点发黄，但头发密密实实，总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如同用当今的什么发胶或定型术处理过的，脸总是红润润的而且带有年轻人那样的光泽，时时闪耀着灿烂的笑影。他不象有些戴过“帽子”的人那样弓背弯腰，愁眉苦脸，灰溜溜的，随时不厌其烦地诉说自己的不幸。他也不象一贯志得意满的前代人那样矫首昂视，脸如钢板一样庄严，似乎总是那么一贯正确。

“反右”的遭灾者大都说他的那顶“帽子”是不该戴的，只是因与某某人有隙，某某人良心大大地坏了，才使自己罹此劫难，少不了一番义愤填膺。项冶却不。一九八〇年秋天《鸭绿江》杂志在文官屯搞创作笔会，我跟他厮混了一个月。一次说及“反右”的灾难，我问他，按当时的“标准”，赏给他那顶可怕的“帽子”是否冤屈？他笑了，笑得很明亮：“按当时的标准，我不屈，是不屈。有的人一两句话就给定上了，我有好几条呢！属于在劫难逃。”我喜欢他的豁达，豁达是一种美。

囿于浅学和接触，我对项冶五十年代的小说、诗歌创作知之甚少。他搞过戏剧教学，改编过戏曲剧本，剧评也发了不少。在我的印象中项冶是戏剧界人士，创作成就的辉煌点在戏剧。在文官屯笔会期间，我们几个人常常在夜间的随意

小酌中天马行空，观照社会，指点文坛，溯源历史，琢磨学问。我很喜欢听项冶的谈话。他说起话来平稳舒缓，神态平和，博闻强记，索隐钩沉，极富学者风度。他好喝酒，但酒量不大，也不贪杯，佐酒菜也不很讲究。一包花生米，一截他喜欢的腊肠，足以使他渐入似醉非醉、陶然怡情的佳境。酒过三盏，他脸上的红光愈见鲜艳，笑咪咪的眼睛透出水灵灵的亮点，愈显热烈而年轻，但从不失谦谦儒雅之态。在无拘无束的“侃”中，有时也搞一点有趣的戏谑。我们都称他为“项公”。“项公”者，“相公”也，乃是传统戏中的翩翩小生。项公的丰厚学识使我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的理解获益匪浅。

从一九四八年当《鸭绿江》月刊的编辑直到近年离休，项冶同志的精力和才智大都倾注于为人做嫁的编辑工作和文艺的组织工作中了。对他来说，艺术生产只是偶尔为之的“走穴”或“客串”。今天奉献给读者的小说散文集可谓“自留地”的收获，“搂草打兔子”的成果。

收入集子中的九部中短篇小说和五篇散文作品，从一九五五年创作的小说《巧相逢》，到一九八九年的散文作品《蒙都印象》，发表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四年之久。其中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二十年为叙述文学创作的空白期。五十年代的作品辑入《巧相逢》《星期天》两个短篇和一篇散文《马的故事》，共三篇。其他作品都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创作的。

项冶同志在叙述文学上的创作并不丰盈。不过这部小说散文集仍然标示着他艰辛而严肃的努力。从不同时期的作品产量、内涵、审美追求和表现手法等各项指征来看，这部集

子不仅反映了项冶文学实践的历史，坎坷的人生历史，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面镜子。仔细释读，能使人进入一种真实的历史氛围。

五十年代的作品基调轻捷，底色明亮，运笔洒脱、自然，极少雕饰。作品所表现的人际关系单纯而真诚。小说所反映的现实生活虽不总是莲荷盈盈，艳阳高照，但所展示的矛盾也只是道德层次的高下。作品的功利取向是使人的心灵更纯净，更完美，对现实生活缺少具有个性的体察与发现，作品的主旋律是对善与美的讴歌。对这样的作品，今天的年轻读者可能会产生接受障碍，会感到陌生与怪异。我们当然有理由要求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更为深刻的揭示。但是，我们在评估作品时决不可忽视作品产生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用今天的审美准则去评估五十年代的作品可能会得出更聪明的结论，然而这种结论是苍白的，可笑的。选入集子中的两个短篇是作者真实的创作记录。作者用那个时期朴素的真诚塑造了那个时期的艺术真实。

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史无前例”的噩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饱经磨难的中国人跨入了新时代的门槛。虽然兵不血刃，没有战场上的硝烟和厮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都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四化”建设的旗帜取代了可怕德莫克利斯剑。在重压下弯曲的腰背逐渐伸直，揉皱的心灵被和煦的春风吹平了，吹活了，多年被禁锢得枯萎了、发酸了的聪明才智涌泉般喷发出来。项冶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第二个青春期。

小说《南荒路》取材于“文革”末期被颠倒了的生活：

下乡插队的老教师对教育事业有火一样的热情。愚昧的农村人虽然还说不出“教育立国”的超前语言，但大家还是感激她，爱戴她。可是，由于她对“白卷先生”表现出一个教师的愤慨，在“反回潮中”她随着“回潮”失去了重返工作岗位的机会。

“文革”中的插队生活使项冶同农民的感情在荒唐的悲剧中接近、融通，他对农民的生活和命运表现出诚挚的关切。小说《寂静的小松林》和《婚姻问题》写的都是“阶级斗争”的风刀雪剑对农村青年爱情之花的摧残。对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如果只是个认识和主观判断问题，那么历史是可以原谅人的幼稚的。不幸的是有些人把阶级斗争的发动权当成了实现个人丑恶目标的武器，其中包括强占人妻和强娶人女。有些人在身体力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诲时，这样的后果可能是他始料未及的。但白纸黑字的历史却记住了它的高烈度破坏效果。

小说《春雨》格调清新、明快。时隔仅两年多，在县里任局长的纪洪回到了他多年担任党委书记的幸福公社。即使没有造福一方的业绩，他觉得人们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怨尤。可是事情大出他所料，迎接他的是一连串难堪。幸福公社变了，政策变了，干部的作风变了，人际关系变了。富农子弟竟当上了队长，原先的“资本主义尾巴”成了社会主义的粗腿。作者用重返故地制造了一种疏离和陌生化效果。人世沧桑，悲中有喜，喜中含悲，悲喜交并，有很强的感染力，不失为一篇难得的佳作。

尽管发表的时间晚一些，小说《重开的碧桃》（1983）仍属于“伤痕”大潮中作品。穿着颇为现代的男女青年工人对

最简单的文化考试也一筹莫展，不得不含羞交白卷。十年“文革”的终结并不能很快抹掉它留给中国大地又长又黑的阴影。“白卷先生”教出了千千万万“白卷学生”，而共和国的未来恰恰扛在他们肩上。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作者的酸楚和忧虑是一个时代的呐喊。

我以为更能代表项冶新时期创作水准的是中篇小说《盼望》。

小说取材于日伪统治时期东北城市的生活。从细节插述中，读者可以看到古城沈阳的轮廓。不知是一种有意的设计，还是无意的巧合，进入小说的角色来自一个相邻的四个家族。不过这四个家族不是《红楼梦》中贾王林薛式的钟鸣鼎食之家，也不全是《上海屋檐下》的芸芸百姓。除了靠做小买卖糊口的叶家孤儿寡母，其他三家都还有些身份。柴家是书香世家，家主柴云痕是一个大图书馆的资深馆员。为了不使馆藏的珍善孤本图书落入日本人之手，柴云痕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这些属于“国宝”的书籍转移到安全去处。王家是官宦门第。王家老爷子曾做过清朝道尹。日本人拔掉了他的顶戴花翎，但王家仍然保持着富足、森严的气派。孀居的大儿媳因参加一点社会活动，就被赶出家门。这是封建官僚地主的最后堡垒。唯有贺家的贺廷禄肩上扛着缀有金星的军衔，军大衣盖着别在屁股后面的手枪，身为日伪的监狱长。小人得志，粗陋傲慢，一副十足的鹰犬形象。不过鹰犬也不是好当的。贺廷禄跟日本人合伙做毒品生意，东窗事发，日本人安然无恙，中国鹰犬差一点掉了脑袋。

四个家族的首领之间很少发生碰撞，倒是他们妻子、弟兄、亲属和众多少男少女在日伪和封建家族的双重压榨下，

组合排拒，相爱相仇，或迷于幻想，或径于行伍，或堕于青楼，或流于街头，或闯出一条生路，或被恶势力吞噬。新生与腐朽，成长与灭亡，邪恶与正义，构成一幅千姿百态的市民生活图。小说构思讲究，线条交错，人物众多，身份各异，场面颇为恢宏。

小说的叙述语言也别开生面，有意吸取话本小说的叙述风格，明白晓畅，精练平实，不紧不慢，娓娓运笔，关东气息中略带京味，读来很是动听。项冶同志近年热情鼓吹大众小说，这也许是一次示范性的探索吧。

缺憾也是有的：出场人物过多，又受篇幅限制，秋色平分，笔力不逮，致使多数人物没立起来，停留于类型层次。这就不能不减弱小说的魅力了。

收入集子中的五篇散文，大都是近年的作品。有的回首往事，祭告战争年代高尚的灵魂；有的寄兴山川，采撷名胜精华和优美传说；有的异域漫游，记下迷人的景观和新奇的感触。不论记事怀人，还是写景抒情，文无定体，法度多变，刻意求新，殊甚可贵。

读着这些散文，如同沐浴明媚春光，但见夭桃杨柳，紫燕平湖。项冶同志以美好的心灵感知美，以优美的文字表现美。

1991年4月于沈阳

目 录

序.....	金 河
重开的碧桃.....	(1)
寂静的小松林.....	(9)
星期天.....	(28)
春雨.....	(37)
巧相逢.....	(50)
南荒路.....	(65)
这一辈人.....	(82)
婚姻问题.....	(96)
草原漫忆	(115)
蒙都印象	(124)
青岩一日	(131)
马的故事	(135)
葡萄沟投宿	(138)
盼望	(143)
物色尽而情有余	马成泰 (213)

重开的碧桃

午后风很大，卷起的沙土迷住了眼睛，他小心地走着。午前在他监考的考场里发生的那件事还在他脑子里翻腾，他几次回想处理这件事的详细情景，实在找不出自己有什么差错，但仍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怅惘，好象欠了谁什么似的。

上周末，工人文化考试要借用他任教的中学教室，而且委派他担任监考，他高兴地接受了任务。这是全市青年工人都将参加的文化考试，合格后，才承认有中学毕业程度。这样的监考，其严肃性当然是学校一般考试不能比拟的。今天差十分八点时，他把监考证章佩在上衣左襟上，走进指定的考场，就是上周末他领着学生彻底清扫过的那间教室。

晴朗的天，干净的大玻璃窗，空气里有着盛开的碧桃的香气。十七年前，当他刚被分配到这座学校时，也是碧桃盛开的季节。校园里有几十株碧桃树。初春时节，竞相开放。在桃林里可以嗅到淡淡的幽香。“史无前例”时，几经砍伐，桃林早已夷为平地。想不到，劫后也有余生，被伐木者无心忽略的几株，居然活了下来，今年开得很繁茂。来考试

的人正三一群、五一簇地在花丛中说笑。今天参加考试的据说都是工厂里开机器的工人，但并不是预料中那样五大三粗。他们穿着都很入时，举止也颇为“洋气”。平素，他不喜欢留长发、穿紧身衣裤的男青年和烫卷发、精心修饰的女青年。虽然他不过四十岁，而这些他平素不喜欢的男女青年也都三十来岁了。他却坚信这样的青年男女同他是差了一个时代，身上有种使他难以忍受的粗野和俗气。今天，也许由于他的心境，或者由于那云霞般盛开的碧桃花的缘故，他居然感到这些色彩缤纷的人把空旷的校园装点得很美，更何况气质也异常文静呢。因此，他的嘴角一直留着笑意，投出去的都是亲切的眼光。

在他启开密封的试卷发放时，才第一次看见考题，也第一次皱了皱眉头。这些太简单的考题与穿着颇为现代化的考生多么不相称！上周末他接受监考任务起一直留在心里的庄严和兴奋感被挤跑了不少。“即使这样”，他想，“总还是好的。固然有自学成材者水平很高，毕竟不多；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考试，总还可以填补一代人文化上的空白。”他这样自我批评和自我安慰。

今天可能是入春最暖和的一天，室内空气显得有些闷，他把讲台右侧的门打开一点。应考人有的在低头看题，有的偷望窗外，只有很少几个在写，距讲台不远，是个烫卷发的女青年，脸上带几分聪慧，也露出几分忧伤，抬头望了他一眼，又把头埋下了。

开考不到半小时，有人来交卷了。一个，两个，三个……“果然是考题太简单了！”他暗自埋怨出考题的人，顺便向交上来的卷子瞥了一眼……呃，这第一张几乎是白卷，连最

简单的拼音也弄错了。第二张呢？只歪歪斜斜地留下了名字。半小时后，屋里只剩下十几个人，有的已经坐得不耐烦了，不停地搔着长发。一位穿着一身蓝套服的男青年正在探身偷看脸上带几分聪慧和忧伤的那位女青年的答卷，不料碰上了他的眼光，不好意思地讪笑一下，缩回身子。他看看表，离考试结束还有四十分钟，看来剩下这十几个人的进展不大。穿套服的咳了一声，走出座位时把课桌弄得很响，交上来只答了三分之一的卷子，便囊囊囊，留下很响的皮鞋声走出教室，这下子更把他的心绪搅乱了。

外面起了风，盛开的碧桃花瓣被吹落在树下。他怕吹乱了卷子，忙去关门。就在这一刻，他从门玻璃的反光看见，那位烫卷发的女青年在看一个笔记本，趁他转身时很快把笔记本塞到座下。做了十多年教师的他，对于这样拙劣的考场作弊行为自然是极敏感的，不需要思索，他立刻出现在那位烫卷发的作弊者面前。对方没有吃惊，静静地望着他的脸，是一双歉疚中带几分忧伤的眼睛，消瘦的脸，眼角和额头隐隐地现出皱纹，已经不很年轻了。他停顿一下，便用左手捺住桌上卷子的一角，看清名字是“冯敏”二字之后，随即向那人座下示意，同时伸出右手。对方当然立刻明白他的用意，拢拢头发，身子向旁一闪，拍一声，一个蓝皮子的薄薄的学生练习本掉到地上。

“你叫冯敏？”他问着，自己把地上的本子拾起来，“这练习本是谁的？”

“是我的。”

“嗯？你的？”他指着蓝皮上的名字，上面明明写的是王小江。

“那，那也是我的。”

“就算是你的，”他不想打扰屋里其他人，勉强笑了笑，压低声音，“不知道考场的规定吗？”

冯敏没有回答，低下了头。

没有必要再问了，他只要收回卷子，记下冯敏作弊的表现，职责就算尽到了。当他想要这样做的一刻，脑里忽然闪过一个曾使他精神上折磨好久的情景……

可能就是在這間屋外，在被砍伐后的碧桃树的树桩之间，从学校图书馆清查出来的一捆捆书籍被焚烧着，那是灼热的秋天的中午，阳光下窜起几尺高的火苗，随着几声狂喊，一位披散头发的女学生被人拖到火堆前。他认识这个女生，是高一的，是全校闻名的学习尖子。几个人呼喊着重，要这位女学生立刻把书包扔到火堆里。他悄悄问了身旁的人，原来，这位女生趁人们搜查图书馆的混乱之际偷偷把几本书藏到自己的书包里，不料被人当场抓获。“这不是一般的偷窃，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拖着这位女学生的一个大个子男生愤怒地嚷……

“事情已经过去十五年了吧？那位女学生年龄要比冯敏稍长一点，面孔倒有几分相象哩！”想到这段往事，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他的心忽然沉重了。慢慢收回擦着卷子的手，退了两步。冯敏掠掠头发，低声说：

“老师，把笔记给我吧！”

他摆摆手里的笔记本，没有回答。四下扫了一眼，在场的十几个人都停了笔，在怔怔地向他们看，好象在说：“看你怎么办！”

“老师，我没有……不，这本里没有什么，你还给我

吧！”冯敏喃喃地说，声音有些颤抖。

“可以还你，不过现在不行。写上你的地址，可以给你寄去。”

冯敏望望他，可能看出了他隐藏在心底的同情，轻轻唤了一声，把地址很清楚地写在笔记的背面。他接过笔记时，碰到冯敏的眼光，里面似乎包含着对他这位监考老师的感激……过了一会儿，冯敏把考卷留在桌上，悄悄离去了。

看了冯敏的考卷，他的心抽搐了一下，今天监考工作最后一点兴致也消失了。他想象不出，具有冯敏那样深沉的眼光、聪慧的神态的人怎能把这样浅易的题目答得如此一塌糊涂。字迹还算清秀，学识却太可怜了……只有十几分钟就终考了，最后这点时间竟令人难耐。他随手翻翻冯敏那本笔记本，前几页是小学三年级的算术作业，后面大半本都是空白，冯敏为什么要偷看呢？真叫人不解。屋里除他外只剩下二男一女，这三个人直到响起下课铃才离去。

风越来越大，早上还干干净净的课桌蒙上一层尘土，不知哪里来的一团团纸屑在地上打旋，连窗外的碧桃也不如早上那样婀娜多姿了。他交上试卷，离开学校，可那蓝皮小学生笔记还攥在手里。他没有按规定把笔记交上去，也不想把这事交给主管考试的办公室处理。冯敏写下的地址是他知道的一个新建居民区，距这里似乎不比最近的邮局远。他正在估量距离，两条腿好象暂时脱离了大脑的控制，向冯敏留下的地址迈步了。“送还给她？也好。”想到这，他加快了脚步。

他在一幢幢形状相同的楼群里，好不容易才找到冯敏的那座楼层。楼梯很窄，不小心，放在楼梯侧边的自行车会

挂人衣襟。他爬到七楼，找到左侧的小门，喘息稍定，轻轻敲门。没人答应，推推门把手，原来门没有锁。他喊问一声：“冯敏同志在家吗？”

“谁呀？”

娇嫩的反问声是那么清脆，不是冯敏。随着问话走出个十来岁的瘦瘦的小女孩，头发很长，直垂到天蓝色工人裤的宽背带上，懂事地向他问：

“伯伯，你找谁？”

“这是冯敏的……”

“冯敏是我妈妈，你进来吧！”

他迟疑一下，跟小女孩走了进去。这是只有一室的小房间，一张双人床占了房间的一大半，床旁一张小桌子，桌上有纸笔，可能那孩子正在写什么，迎面墙上镜框里是一幅不小的照片，照片上只有两个人，女儿紧紧偎在妈妈怀里。

“我妈今天考试，就回来，你坐在这等她一会儿吧！”女孩一面回答他的问话，一面挪一下唯一的木椅。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上几年级了？”他坐下后，把手里的蓝皮笔记放到桌上。

“我叫亭亭，冯亭亭。九岁。二年级……噢，这笔记是我交给妈妈的，怎么在你手里？”

“这笔记本上的名字是王小江啊！”

“是王小江给我的。他就住在六楼。”

“为什么要把它交给你妈妈呢？”

懂事的亭亭似乎听出了盘问的语气，撇撇嘴，拿过笔记，翻过几页，指着上面的字迹举到他眼前，脸上带着鄙夷的样子。